寧波日報

本報已呈請內政部登記並經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永久社址　寧波　臨時社址　寧海　發行人姚逸冥

第六〇六期

△定報價目△
一、每月連郵百廿元須先惠　郵匯不通處所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二、零售每份四元

△廣告刊例△
一、每日每行八十元二行起碼　不足二行亦以二行計算
二、長期優待另議

本報啓事

本報自擴版以來深獲各界愛護銷數日增行銷區域亦漸擴展洪承內地同鄉及各界敦促要求擴載地方消息暨時事資料深感盛意茲經同人劃籌決自七月一日起將各版地位悉予放大俾盡量容納地方消息暨時事資料藉副雅望並請各地特約記者及通訊員加強採訪活動源源撰供稿件無任盼切此啓

寧海縣立中學招生

名額高初中新生各五十名高中各級及初中三年級插班生若干名報名日期七月十七、十八日考試日期七月廿日函索簡章須附郵票六角

鳴謝眼科專家鮑斯明醫師啓事

鄙人兩月前患目疾甚劇百醫無效幾成痼症幸經友人胡烈介紹得遇鮑大醫士熱心救治不旋踵而雙目頓明病根霍然感激之餘無以爲報用特登報鳴謝並爲同病者指津　張心樓謹啓

遺失符號聲明作廢

茲於本月十五日遺失自民報『黎明』旅字第四十五號符號一方除呈請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天台布賓（即九燊）啓

吳愛華脫離夫族啓事

氏夫馬學銓於民國廿四年病故家無恆產依靠無人爲生計所逼自登報日起與永漁脫離夫族關係恐未週知特此聲明

通利商行退保聲明

本行因環境變遷即日起停止營業對于過去所保商號行棧及個人等一律退保除呈報政府備案外特此聲明

象山烏韻琴警告周威章緊要啓事

竊氏原籍鎮海稟母之命配與象山周威章成親迨後娶來象始悉家有大婦嚴氏事成大錯祇得退居側室故爾甘言誘姘氏已被爾斷送一生其後同居數載運商一故爾謂告發爾亦之不理爾們心自問有愧父職乎子一女所有一切扶養教育等費在爾出外七載之久不特分文未寄接濟即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八日氏在東南日報啓事告爾亦置之不理茲氏命薄如紙下爲顧妾分離與否法所許可自由氏亦無法相還惟念爾子年已十三女亦十有一安處科長要職自應請早解決否則迫得不已惟有依法起訴幸勿爲氏薄情也此啓

臨海元康轉運行

負責運輸　手續簡捷　保證安全　運費低廉

總行地址：臨海江夏街　電報掛號：（〇三三七）

接洽處地點：寧海，永嘉，溫嶺街，虹橋，橋頭胡

祥生製皂廠出品

祥生 上等肥皂

雙圓牌　三圈牌　一圓牌

原料純潔　製品精良　經濟耐用　去垢力强

地址：天台后洋王路十四號

謠言的心理（三）

美國博爾林等作

『汽油的定量分配是十分必要的，因爲英國人從租界協定中所得到的汽油，有許多都是用在娛樂的兜風上。』

戰時情報部曾公布一張目標單，而單內所列舉的目標都是在一九四二年中所得到的謠言——仇恨謠言——所想要攻擊的目標。這些目標就是：國軍的行政，商業，天主教，英國人，農夫，猶太人，勞工，黑人，戰時過分獲利者，定量分配委員會，紅十字會（輸血站），俄國及其聯邦。

謠言的效力

有些謠言很容易的出現在報紙上，或無綫電廣播裏。它們都是被人十分公開地視爲謠言而報告出來，通常都是沒有什麼危害的。它們不會再由傳述變爲誇張起來。其他的謠言是在暗中的，和祕密，都是『嚴守祕密』地傳述着，而通常漸漸變成爲奇異的傳聞。這些是極有危險性的。傳述者，不負任何的責任，是極其自由的讓他的渴望，恐懼和憎恨在起着作用。

大部分的謠言都能夠被人們消極地接受的，它們都是陰險的，但却緩慢地在破壞人們的信心。

但無論如何，還有其他的謠言會煽惑人們的行動。這些就是恐慌的謠言，多來自軍事上的失敗，或敵人軍隊的追近。有了這些謠言，這危險就成爲實際的，明顯的，和至急的，因爲謠言的聽者對於所謠言的事件，馬上就採取驟然和暴烈的行動。他拚攏了一些他最珍貴的物件放在一輛手推的小車上，以集合他的全家，並開始艱苦步行出城鎮，以離開迫近的敵人，這時候，他自己就成爲一個謠言，而這個謠言就成爲一個事實，因爲人民看見他離開，也就決定要離開的。

目前這個行列沿着大路前進是一切謠言中最強有力的謠言，一種可以看得見的而無需任何言語的表象。每個人都要加入這個行列。恐慌遂流行起來。

什麼使謠言有效

謠言在肥沃的土地上繁茂。什麼土地是肥沃的呢？

一個社團，一個城市，或一支軍隊，而被共同的情感所左右的，都是肥沃的土地。而戰爭是產生這種狀態的一種環境。於是人們就共同懷抱着勝利的希望，失敗的恐懼，以及對於敵人和一切會以失敗來威脅他們的人們的仇恨。凡是會表達出這些共同情感的一種謠言都容易被人傳述和受人傾聽。

對於重要事件的『情報的缺乏』，亦極有利於謠言。人民需要對於那些和他們最有關係的事件的情報，和他們越有關係，他們就需要越多的情報。當消息是極端的缺少，而人民對於這一類消息的興趣又極高的時候，報紙就得去扯長他們所得到的瑣細事件，來滿足大衆的胃口。這樣，那個謠言就更容易於流行起來。人民需要新聞，而且他們缺之那些會抵消和停止一個虛假謠言的眞實情報。

『不滿意』，『挫敗』，『無聊』，以及『怠惰閒散』，都會助長謠言的流行。就是爲着這個原因，謠言才會那樣容易的流行在小團體裏，——如監獄，和醫院等——有時在軍營裏。人實在需要活動的，而怠惰反使他們的精神緊張。閒談偶語和謠言可使此種的精神緊張得到緩和——達到相當程度的緩和，雖然這一種的緩和不是十分滿足的。

軍隊裏的每一個長官總是使他們的部屬日夜地忙碌，來抵抗謠言和無聊，雖然他們是已經訓練純熟，已準備好可以作戰了，並已被迫須等候數月之久，直至一條新戰綫能夠開闢成功的時候。假使你是一位已經記入兵籍（中籤）的人，你就必須忙於工作。這對於你是最好的。

『期望』也會助長謠言。人們都是熱心於新聞，熱心於行動，熱心於聽到勝利，熱望於早日結束戰爭。假使沒有人來供給這些事實，他們就聽信半眞的新聞，總比沒有新聞可聽爲佳。人們極容易相信那些前此的事件或經驗已使他們相信的事情；他們不甚相信那些和他們所期望相反的傳說。

耐久的謠言

奇怪得很，你今天所聽到的謠言似乎是十分新的新聞，也許就是許多次戰爭中的一種穿着現代服裝的老舊謠言。它在一九一八年曾經被人說過的，也許在一八六一或甚至在一七七六年就已經被人說過了。在一九四二年的傳聞中就有這一類的謠言；

『一位在日本的美國俘虜寫信回家說一切都好，在他的信末，他要求他的家屬揭起信封上的郵票，爲他收集起來。因此他的家屬就浸濕那張郵票，把它揭起，而在郵票的底下，他們找到一個消息：『他們割去我的舌頭。』』

這些謠言固持着這樣的方式，因爲人類對於這些謠言所滿足的恐懼，希望，和仇恨，所感的需要，歷代以來都是十分相同的。

在一九一五年中的一個持久的謠言是說，俄國軍隊已出現在英國國內，這謠言的流行是因爲英國人希望它是眞實的。在一九四二年也有同種的謠言，在俄國的謠言說英國的軍隊已遣至蘇聯來協同防衛，這種謠言甚於同樣的原因，可以不斷的發生着。

謠言所以會變成爲永久的，而在一年一年的，一次一次的戰爭中所以發生同樣謠言的其他原因，是由於它們是隨時適用的，是自然的，是容易記憶的，容易傳述的，似可信的但不是過似可信而至於給人深刻印象的，以及是無從證實的。

謠言，爲要能夠流傳於後的，和其他更著名的文學體裁一樣，必須在質上有使人注意的地方。它必須是滑稽的，幽默的，動人的，而且或許是一種牽強的附會和突然的扭曲，像這個口號一樣，『英國將要戰到最後的一個法國人。』幽默對於謠言有極大的幫助，因爲每一個都會注意到，記憶住，以及傳述着一種極精彩的故事。

『英國不能使用他們所得到的美國坦克車，因爲美國人製造坦克車沒有造有止動機。』這是十分自然的給一個美國人來開談，像這一類的謠言，來記憶它，來傳述它，因爲它是明細有趣的——它只是精細的惡毒。

檢查和謠言

檢查，因爲它封鎖了新聞，是極有利於謠言的。在法國，被侵略的時期中，正當新聞檢查極嚴緊的時候，擾亂士氣民心的各種謠言是極其流行的。在英國，檢查是相當的寬鬆，因此謠言既不流行，也不擾亂民心。

檢查，自然，是介在進退兩難之間。如果，他讓新聞披露得太多，敵人就異常的得益。如果他扣留了太多的新聞，他就擾亂他自己的民心。他必須在此兩極端之間，來作適當的決擇。

例如，美國當局不准放行那些關於在什麼地方美國船隻被炸的新聞。美國要防止德國人知道他們的成功，以及他們自己潛水艇的所在地。但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一隻船在山格利拉海岸外面被魚雷轟炸，我們可以設想得到，死傷的水兵們都被抬進其中的一個小海港裏。在那裏有千百個的目擊者，可是這新聞是被禁止在報紙上發表的，於是虛假的謠言遂開始迅速的流行：

『在山格利拉損失了一萬五千名的軍隊。』

『整個的山格利拉區域都實行緊急戒嚴，而有許多的屍體都被沖洗到岸邊來。』

『有二百名護士的屍體被沖洗出山格利拉。』

『在山格利拉的所有醫院和旅館都充滿了傷兵和垂死的傷兵。』

『在山格利拉的所有冷藏間，充滿了死屍。』

『在山格利拉，所有被沖洗上的士兵全是黑人。』

『爲人收埋死屍的工人成列站在山格利拉附近的海灘達數日的長久。』

謠言的散佈者

那一種的人會散佈謠言呢？每一個人都散佈謠言麼？若不是，誰是？誰是？

每一個人都喜歡去傳述一個故事，一個幽默的故事，一個適切的，有趣的故事，或是十分驚人的，因爲它作了一個巨大的，出人意外的斷言。許多人傳述像這一類故事，而不相信它們，表示不相信或以一笑置之。這是一種十分健全而合理的散佈謠言。

但是，雖然這樣，人們對於不可證實的謠言的相信，却有許多不同的程度，在傳述它們時也各具有不同的態度。關於這個問題，心理學家還沒有完全的答案，但有確實的證明可以說大部份的謠言散佈者都是那些感到心理不安的人們。這一類的人們，以及那些不能好好適應生活的人們，想試以希望來抵消他們的恐懼；而恐懼，仇恨，以及希望都是謠言所滋生的沃土的主要成分。

那也是同樣眞實的，這些感到較不安全的人們都缺乏之同時也都需要一種的威望。傳述一個謠言能夠給傳述者以一種的威望。新聞往往被視爲是這個傳述者的財產。有權勢的人們通常總是幾倍散佈壞消息的傳述者，好像這個消息的傳播，應由他們來負責的一樣。每一個人都知道那是多麼有趣的事去使人驚駭或是去傳說一件極大的祕密。有的人從來不會成爲人們注意的中心，除非當他在述說一件的祕密——也許是一件並不眞實的祕密時。

怎樣去控制謠言

凡是對於他們的部屬或和民衆交往中負有控制責任的當局們，對於下列根據科學的理論所得到的原則，也許會找出一些的幫助：

（一）促使官方的通訊取得良好的信仰。假使民衆對於武裝部隊的公報，無線電以及報紙的各種可靠性，失去了信任心，而謠言就開始迅速地流行起來。

（二）助長人民對於領袖們的信任。人民能夠使得信任政府的檢查並缺乏新聞，如果他們相信他們從來並沒有聽到官方的解釋報告以及相信那些被扣住的新聞，都是有極充分的被扣理由。這個原則可以適用於所有的領袖——自總統直至最微小的小學教員，自將軍直至伍長。（未完）

蔣主席夫婦歡宴華萊士副總統

席間賓主舉杯互祝極歡愉

蔣主席即席致詞

申言我人民愛和平之傳統德性
並感謝美予我精神和物質援助

【中央廿一日渝電】蔣主席暨夫人，廿一日晚八時在官邸歡宴華萊士副總統，及其隨行人員范宣德、拉鐵摩爾、哈查德，並邀我黨政軍長官參政員及外交使團等九十餘人作陪。席間蔣主席於致詞後，舉杯同祝羅斯福總統健康，並祝華萊士副總統健康，副總統發表演說，亦舉杯向孫中山先生表示敬意，並向三民主義致敬[illegible]。一夕盛大宴會，十時半許散。

【中央廿一日渝電】蔣主席廿一日晚，於歡宴華萊士副總統席上致詞，全文如下：

華萊士副總統，各位來賓：

美利堅合衆國，無論在戰時或平時，是我們中國最密切之友[illegible]。我們的政府和我們國民，都[illegible]表示[illegible]誠的歡迎[illegible]。

閣下在政務繁忙之中，不辭遠道跋涉，遠渡海洋，經過崇山峻嶺的高空，來到戰時的中國，我們得與閣下會晤，實在感到愉快，而[illegible]。閣下的訪問，更進一步加強了我二國之友誼。中美二國的歷史上，實在是有重大的意義。

[illegible]的軍民，在這個歷史性的重大時期，與盟國軍隊協同一致，已在歐洲戰場，[illegible]在中國戰場上，正在面對[illegible]。

[illegible]我們全國的軍民，自從抗戰之後，[illegible]得到了勝利，使歐洲大陸[illegible]開始[illegible]。[illegible]經過七年的長期作戰，[illegible]。

[illegible]

華萊士副總統在這樣歡迎會中，我們乘此機會向閣下及貴國，對於我國[illegible]，我們願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的國家[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國父孫中山先生教訓而生植於我們全國的人心。我們中國[illegible]，是爲農業工業平衡發達的國家，我們的國民福利[illegible]。

[illegible]

華萊士副總統演說

[illegible]

社論

長沙不能容敵人侵據

長沙於十九日下午爲敵攻陷，我軍已[illegible]。

[illegible]

華萊士視察
中央農業實驗所

[illegible]

宋部長歡宴

[illegible]

太平洋大海戰在菲律賓展開

美第五艦隊 痛創敵海軍主力

擊沉創傷敵艦十四艘 毀敵機三百五十三架

敵艦[illegible]乘[illegible]逃亡台灣呂宋

[illegible]日珍珠港電[illegible]太平洋美艦隊[illegible]菲律賓海面擊敗日本[illegible]艦隊，[illegible]四艘，大海戰係[illegible]九日[illegible]

[illegible]

東京廿一日廣播：日本[illegible]

[illegible]

「路透二十一日華盛頓電」尼米茲將軍[illegible]

塞班島美軍 發動大規模攻勢

盟機轟炸西南太平洋全區

「塞班島路透社隨軍記者廿一日電」塞班島美軍今日施行大規模攻勢，沿廣四哩之前線推進，海軍陸戰隊於三小時內，在海某處推進一哩，美軍在一週之戰事中已佔領小島三處，其中二處為日機場，日軍已設防，抗拒極烈，島上之地形便利敵人，砲隊頗多，并利用地雷與路阱抵抗美軍。島上日軍據估計達二萬人。

「合眾廿一日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電」解放式機十九日在土魯克群島之伊隆與杜伯隆投彈一百零八噸，[illegible]此[illegible]。陸上飛機對[illegible]地最大規模出襲，美機係由海軍基島起飛，[illegible]過抵抗，拜阿克島美兵正肅清莫克摩機場以[illegible]

[illegible]地時，曾炸[illegible]奈[illegible]克米里，機場，所羅門投彈五十七噸。飛機之中型及[illegible]型轟炸機多架，十九日在拉布爾[illegible]投彈七十一噸。

「合眾廿一日華盛頓電」海軍公報稱：占守島機場附近[illegible]，機頃炸幌筵島[illegible]，敵方抵抗[illegible]起火，占守島敵機未遇敵電式機抵抗[illegible]幌筵島式[illegible]及閃電[illegible]，敵方高射砲火亦[illegible]。士魯克、波那普、亦[illegible]炸。

「路透廿一日紐約電」此間軍事觀察最家認為[illegible]

「合眾二十一日華盛頓電」美太平洋艦隊司令部[illegible]公報稱：[illegible]美艦隊，[illegible]及金氏之公告，日本部隊已由法國沙灘[illegible]地歸[illegible]來[illegible]加[illegible]海長之[illegible]招待[illegible]海戰之結果，目前並不太若干，平[illegible]變不免之損失，乃屬必然[illegible]

中部[illegible]，[illegible]較預期者為少[illegible]。[illegible]日本表示英國海軍終必現[illegible]，日本艦隊，[illegible]嗣後又加一[illegible]金氏為[illegible]。「[illegible]日本友人之人早已[illegible]作[illegible]戰新[illegible]艦隊作[illegible]。

蘇在拉多加湖以北 突破芬軍防線

並攀渡斯維爾河南岸

「路透二十一日莫斯科電」此間今夜公報稱：蘇軍二十一日繼續在拉多加湖以北進攻，已突破芬[illegible]東之敵軍防線，[illegible]佔領[illegible]，並[illegible]近卡累利[illegible]德維[illegible]斯[illegible]克[illegible]在[illegible]城郊激戰中[illegible]在[illegible]攻勢中，敵軍已潰[illegible]斯維爾河南岸之抵抗，[illegible]佔領居民區二百處以上，[illegible]斯維爾河[illegible]敵已[illegible]南岸[illegible]蘇軍[illegible]各線共擊落敵機廿四架。

[illegible]日本[illegible]對日方[illegible]作戰[illegible]，乃與卡[illegible]合，因當時所[illegible]定者相符，[illegible]諾德國時，長[illegible]進攻之戰[illegible]大[illegible]，上[illegible]日本工業[illegible]之[illegible]

猛烈轟炸柏林

「合眾廿一日倫敦電」昨日美軍轟炸機及驅逐機逾二千架，自英國[illegible]第一次[illegible]柏林，[illegible]大規模[illegible]炸，[illegible]中[illegible]一千[illegible]餘架[illegible]倫敦電」作戰以來最猛烈之[illegible]柏林，亦為盟軍攻歐以來所遭遇之首度大規模[illegible]轟擊，柏林近郊之巴斯多夫村，亦遭燒夷及其他[illegible]，公報中未提及其他被炸[illegible]標，[illegible]柏林及其近郊[illegible]被集中轟炸之焦點。

向城郊弧形進迫中

美軍突破瑟堡外圍防線數處

諾曼第敵控制區域日益縮小

盟方電台徹夜廣播要求德軍投降

「合眾廿二日倫敦電」每日新聞報本日稱：[illegible]電台徹夜廣播，要求瑟堡德軍投降之最後通牒，直至本日上午[illegible]時[illegible]如不投降，盟機將以飛機千架及海軍大砲轟擊。

「合眾廿一日歐洲盟國遠征軍總部電」美軍已突破瑟堡外圍防線若干處，已到向城郊推進中。此法蘭西第三大港之爭奪戰行將開始。[illegible]德軍，勢將全部就殲。距城區一哩至三哩之地帶，已發生激戰。

「路透社隨軍記者廿一日諾曼第半島電」美軍已佔領[illegible]，現正進攻瑟堡港之防務。

「路透廿一日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電」本日公報稱：[illegible]西進攻[illegible]地。伐隆訥、比厄、[illegible]均已[illegible]，擊退德軍三次反攻，均未獲逞。

砲兵則猛轟敵陣地，雙方比較上並無激戰。德國平民報告：德軍正[illegible]，盟軍沿[illegible]半島[illegible]，[illegible]匆匆撤退，其在半島上之士兵，[illegible]至瑟堡要塞中，[illegible]東部[illegible]已佔領伐隆[illegible]以北[illegible]

「合眾廿一日倫敦電」[illegible]盟軍[illegible]已[illegible]該城之外[illegible]，[illegible]巴[illegible]可望[illegible]日內[illegible]，並運用重武器以向此最後之進攻，[illegible]之[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動[illegible]，加緊破壞工[illegible]作，[illegible]正自認該城[illegible]陷落，[illegible]已破壞瑟堡港口設備，[illegible]並[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用之船[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總部發言人稱：瑟堡之入口[illegible]以[illegible]封鎖海港之[illegible]，事比較順利，因美軍不斷進展甚速，已使德軍[illegible]之地區[illegible]，[illegible]退[illegible]。

「路透廿一日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電」盟軍向[illegible]，[illegible]有進展，[illegible]砲[illegible]時，[illegible]之[illegible]戰[illegible]敵方[illegible]向及[illegible]猛烈[illegible]

「路透廿一日倫敦電」[illegible]公司今晚宣稱：英國廣播[illegible]美軍[illegible]，據[illegible]已[illegible]佔領[illegible]之[illegible]機飛起之業[illegible]，[illegible]專家之[illegible]巴[illegible]前往檢[illegible]開[illegible]地。[illegible]

「路透[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電」[illegible]歐洲遠征軍總部發言人稱：今夜[illegible]要求瑟堡[illegible]之[illegible]統帥名[illegible]，[illegible]該地及其所有之各工業設備，[illegible]保護，[illegible]德軍[illegible]之[illegible]防[illegible]人[illegible]必須[illegible]，以[illegible]

孟拱與密芝那敵軍 已成甕中之鼈

盟機冒雨出擊獲效甚大 科希馬前綫[illegible]

「路透廿一日康提電」東南亞盟軍總部公報稱：中國第卅八師及突擊隊，現已緊圍孟拱，大[illegible]，日軍企圖由[illegible]出，[illegible]之去路已被[illegible]，[illegible]密芝那區[illegible]敵軍據點，[illegible]

「中央社特派員[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孟拱河谷日軍方面，本日已有三師[illegible]被[illegible]國軍隨時[illegible]面，英勇[illegible]支國軍[illegible]，[illegible]進道[illegible]，該城[illegible]國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該城僅半哩之鄉村[illegible]南部[illegible]，[illegible]拱背面，切斷[illegible]進[illegible]日[illegible]

今日之戰[illegible]，絕不能讓一日，故今日我海軍[illegible]一尺一寸之土地予敵人，一切力量，有所[illegible]，兵法中有不爭[illegible]地之說，但今日之[illegible]一，絕非如[illegible]

[illegible]向[illegible]路綫之[illegible]，[illegible]密芝那[illegible]城，內[illegible]日軍[illegible]戰術之地[illegible]，[illegible]英[illegible]突擊隊[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轟炸機及戰鬥機[illegible]密芝那城日軍兵營集中處，均[illegible]轟射，[illegible]大火[illegible]，橋梁及[illegible]孟拱日[illegible]

「路透[illegible]二十一日康提電」[illegible]此路[illegible]十[illegible]一日[illegible]芝那[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因作戰[illegible]，該城必將陷[illegible]，[illegible]佔[illegible]，日軍[illegible]除沿伊洛瓦底江，出[illegible]日[illegible]之地段外，與外界之聯絡均[illegible]

[illegible]日炮火，除[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將[illegible]利[illegible]華軍[illegible]用隧道以與日軍作戰，同時中美[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令日軍多[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非多耗[illegible]而[illegible]

遠謀決定也。「路透二十一日康提電」沿科希馬及伊姆法公路南北推進之第十四軍部隊，現在相去已僅二一哩，[illegible]控制該路之[illegible]英[illegible]，[illegible]印軍[illegible]速全部被[illegible]，[illegible]日軍必已在[illegible]大衆，[illegible]抗[illegible]拉[illegible]馬[illegible]日方[illegible]區域[illegible]

[illegible]軍，業已放棄有用之炮及九二〇發之炮彈，[illegible]未攻[illegible]卡拉遜以東，現尚[illegible]下，但[illegible]其稍北之古[illegible]卡[illegible]拉遜[illegible]則已攻佔，盟軍[illegible]之控制加[illegible]得控制[illegible]各方云。

敵陷湘鄉並迫衡山

泗汾石灣戰鬪均烈

中原我再克嵩縣汝南

滇西亦攻下固東順江

「中央社廿一日[illegible]電」[illegible]湘[illegible]，[illegible]一，湘鄉[illegible]在[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地[illegible]郊[illegible]

[illegible]尚[illegible]橋（[illegible]）[illegible]距城[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敵[illegible]向[illegible]東[illegible]被迫[illegible]後[illegible]退[illegible]。[illegible]縣[illegible]城被[illegible]及[illegible]日晨陷[illegible]，我[illegible]於[illegible]城[illegible]近[illegible]與敵[illegible]。我阻[illegible]止[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粵中我軍 恢復陣地

「中央[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電」我[illegible]軍[illegible]十九日[illegible]克復沙[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地，[illegible]十七日[illegible]山[illegible]等地。

我在龍游 大舉反攻

「中央[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電」[illegible]一部二千[illegible]人，[illegible]十八日[illegible]西犯[illegible]，我軍[illegible]創[illegible]敵[illegible]，[illegible]我軍復[illegible]大舉反攻[illegible]

八日[illegible]復向汝南進犯，我軍竭力阻擊，戰鬥頗烈。三、滇西方面，我軍於攻克固東，[illegible]江西岸[illegible]順江街等地後，繼續攻擊前進，[illegible]獲有進展。

「中央[illegible]二十二日電」據軍委會二十二日第二次戰訊：[illegible]中美混合機隊[illegible]攻擊中原[illegible]許昌、郾城之[illegible]運輸卡車[illegible]內[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彈[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等地[illegible]

「中央[illegible]二十一日[illegible]電」[illegible]我附[illegible]戰[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夜[illegible]敵[illegible]以[illegible]過[illegible]原[illegible]

外國記者招待會 梁部長等答問

「廿一日渝電」外國記者招待會，廿一日下午三時舉行，梁部長寒操主持，[illegible]長張[illegible]列席，[illegible]某記者問長沙失守之[illegible]，梁部長答：[illegible]失守，[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確[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中美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湘[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之[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因此[illegible]不[illegible]。

動搖長沙之陷落，[illegible]能[illegible]變大戰局，[illegible]更[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勢，時[illegible]之更[illegible]，[illegible]戰局[illegible]，[illegible]之果[illegible]，[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轉[illegible]德國[illegible]，[illegible]敵[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保[illegible]國土[illegible]任何[illegible]犧牲，[illegible]人決[illegible]堅持到底，以待盟國之援助，[illegible]更多之武器[illegible]，我[illegible]爭取最後之勝利云。

定海縣政府舉行 本年度縣行政會議

六區專署姚科長出席指導

（定海訊）定海縣政府於二十日舉行三十三年度縣行政會議，出席各區區長、鄉長及各部門[illegible]，由[illegible]長[illegible]代表[illegible]，[illegible]姚科長[illegible]指導，[illegible]由[illegible]縣長[illegible]致訓詞[illegible]，[illegible]繼由[illegible]報告[illegible]，[illegible]開始討論[illegible]，[illegible]於下午五時[illegible]結束。

竭澤而漁 甬偽改組 一[illegible]擴括機構

「湖東訊」偽鄞縣政府，因敵偽[illegible]，[illegible]各級[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本身[illegible]，[illegible]不致[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偽[illegible]經[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征收[illegible]而[illegible]稅[illegible]云。

寧海簡訊

△寧海自[illegible]至[illegible]台[illegible]路已[illegible]段[illegible]修[illegible]工[illegible]，[illegible]程，[illegible]城[illegible]內[illegible]

△本縣[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青[illegible]運[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受[illegible]，[illegible]保[illegible]長[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各[illegible]處[illegible]，[illegible]總[illegible]，[illegible]二千[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示[illegible]云。

兩浙鹽管局 組巡迴輔導第三團

（寧海訊）兩浙鹽務管理局，以場區及附近場區，銷市疲滯，[illegible]起見，[illegible]特遵部頒規程，積極推進，[illegible]組織台[illegible]區[illegible]巡迴輔導第三團，[illegible]同[illegible]員[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社）

東林殲敵記

鬼子夢想不到，五月廿八在鄞西章村，吃了我們的大苦頭，六月八日在東林，又碰上我們這一羣「要命王菩薩」——這眞是意外的收獲，像是鬼子特地上門來送禮物似的，我們當然領受的。

一年間總賬

一年間，我們在新昌，在嵊縣，在東陽，在奉化，在鄞縣，在浙東崎嶇險峻的山地裏，和鬼子大小打了五十餘仗，的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每次槍炮響了，準要砍下一些鬼頭，發一些洋財，要是把這篋新舊絡續付還的血債，代替鬼子們算一算，數目是實在可觀的。

鬼子傷亡被俘的共計在千八左右，炸燬軍用汽車四十輛，破壞公路五十處，攻燬據點工事十一處，送給我們的禮物什麼都有，輕機槍，步槍，鋼盔，電話機，望遠鏡，馬，軍服，以及一切日用品。而最使我們滿意的，要算這一次在東林附給我們這挺昭和十八年出品，九二式最新重機槍了，因爲這槍太好了，觀測儀，高低角度，瞄準器，高射架零件什麼都是全的，連上等兵射手，高砂富也一起附給我們做了活的禮物。

在巨人的懷抱裡 鬼子來送禮

四明山的西，大家是都曉得的，東林就是靠着最高峯華蓋山的東林崗的一個大村莊，緊靠山背左右，倚傍着山麓，村前一道長溪，水是時刻不停地長流着的，照地形看，東林崗像一位雙手向前伸的巨人，東林村就好像這巨人懷抱裏的小孩子。

我們神兵之一小部份，爲了推行上級賦予的特殊重大任務和使命，爬上了高重山，六月八日午後，走上了東林崗，這時候恰好送禮物的鬼子，也走到山脚下的東林村了。雖然有十里路的距離，可是居高臨下，鬼子的一舉一動，我們看得十分清楚，幾個下鄉送大便的鬼子，手內拿的白紙，我們都看得見，鬼子們不曉得由於近視或是地勢太低的緣故，竟不曉得一在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我們的部隊長打開地圖作戰鬥研究，他嚴肅而沉着地對我們說「我們雖然別有重大的任務，可是送上門的禮物，當然要收取的。」官兵們大家笑着表示同意，如是東林的殲敵戰便展開了。

戰爭開始

我們決定用不期遭遇的伏擊戰法，這是兵學書上空前的名詞，也是我們神兵部隊的創舉，左右兩支輕快部隊，沿着山麓的長斜面，急轉直下，官兵都個個抱緊武器，笑着向前運動，像一股強大有力的鐵流，五分鐘就散滿了東林村的四周的山崗。這時；東林崗指揮所一聲信號槍響了，山頭的炮兵，噴出萬道火光，鐵雨飛到東林村裏鬼子們的頭上去了。

轟……刺……嗶啦……震破山谷的巨大炮聲，嚇殺了正在胡鬧的一「悍軍」們，牠們紛紛地掉了猪牛頭上的屠刀，推倒了香氣撲鼻的老酒缸，跳下花姑娘的寧波床一窠蜂似的四散亂竄，由一個倒拖半月形戰刀的大尉帶頭，沒命的向右邊搶山頭。打打打……刺刺刺……轟：隨着右邊噴下來的一陣火花，跑在前面的一「悍軍」渾身流血，就有一二十個「蹺了辮子」，後面的趕快退回村子去，轉而又搶左面的山頭，那知山頭上又湧起一陣殺聲，忽然一片白幌幌的刺刀衝殺了下來，又有二十多個「悍軍」無一倖免，這樣；那個大尉眞像一隻熱鍋上想逃命的螞蟻。

頂便宜的戰法

經過三個鐘頭的反覆鏖鋒，「悍軍」以很大的傷亡，算是拖了二挺九二式的重機槍，上了村口那個小土包，用貪婪無厭的火舌對着我們的陣地。

「操他媽奶奶！跟老子來拖重機槍去！」排附梁廣盛，用道地河南土腔罵完這兩句，就衝過去了，可是快到鬼子機槍陣地，他開始擲出第一個手溜彈，就帶花了，三顆子彈，穿過他的胸膛，他馬上敏捷地躺在一塊石頭上瞄準射出，跟他當過五年上等兵的張勝，衝到他的身傍，也給湊倒了，第三個上去的却是頂頂大名狗肉將軍上尉排長胡鑑濤，他揭開手溜彈的保險蓋，右手高舉「自來得」（註一）就給他踏着血跡爬過去了。

「兵那媽……者呀」（註二）一轟……嗶啦……」手溜彈從胡排長手頭飛到山頭上開了花，重機槍在響了，另外一個俘鬼子兵給炸翻了，那個鬼射手抱緊屁股，逃進村口的土地廟，胡排長馬上發機槍口向村口的鬼子猛擊，用「悍軍」的禮物回敬「悍軍」，這是頂便宜的戰法。

活捉東洋兵

月亮代替了太陽，淡淡的浮雲掩遮不了明朗的星光，帶着尖銳的嘯聲的彈流，「嚯嚯」的掃，碰上的管教你血肉橫飛，「開開」蛙鳴，抵不住濤駭人的槍炮聲，，儘管「瀑布如天空倒懸的白練」，樹林隨風搖擺的姿勢，如何動人，都引不起戰士們的詩興，我們懂得的就只有；戰鬥！拚命！打殺中華民族的死敵——日本鬼子。

『偏胡排長能搶重機槍，我們難道不能殺進村去捉活的？』衝呀！』右翼部隊長手鳴洋發火了，用炸藥轟開村前一條大土牆，身先士卒，殺進去了。接着；村里一片驚天動地的白刃巷戰展開了，街頭巷尾，都是鐵和肉的撞擊聲，壯士的殺聲和鬼子的呼號，攪成了一片，連斯文的趙司壽也衝進村內去了。他一個手溜彈換了三條鬼命，明瞧不起這會吞槍俘的傢伙，他追到村口，被鬼子當胸趕上一刺刀，沒有叫出半個痛字。

『敢動！舉手！跪下！』王占先的刺刀尖剛剛弄到土地廟前那個叩頭乞命的鬼子胸口，又縮手了，因爲士兵們是不殺射手的，碰巧這傢伙又是胡排長那挺戰利品機槍的上等兵射手，於是很容易的俘獲了他，就算是重機槍的陪嫁禮物。

幾個伴鬼子帶路的僞軍，身流着血在溪邊掙扎，儘在那裏叫爺喊娘，一位湖南弟兄氣了，拿起鬼子的戰刀一揮，一砍，「擦」一聲，狗頭落地，臭血直流，雖說這幾個傢伙是吃中國飯長大的，但是我們用日本刀殺日本走狗，也不是什麼過當的酷刑，不是嗎？多少鄉民同胞吃了走狗們的苦頭。

禮物豐富

滑擋戰場完了，大家把繳獲戰利品繳上去，（一挺九二式重機槍，三八式新步槍十三支，鋼盔，十八頂，擲彈筒一個，太陽旗一面）東西太多了，部隊長勝利地笑了，最使他滿意的，就是重機槍和那個俘擄來的射手。

跟我們一道到××去的青年國戰地服務隊的同志，也跑進東林村來看熱鬧，逢人便說：「同志們辛苦了！」弟兄們奇異的眼光看着這羣文謅謅的小先生們笑着答道：「打仗！我們家常便飯，你們同志才跟着我們拖苦了呢」，這足證我們中國的文人和武人已經打成了一片。

勝利歸來

「伏擊」是我們神兵部隊獨一無二的拿手好戲，那知不知趣的「悍軍」，還跑來班門弄斧，上頭，遭滅的一條路，自然他們是只有走的。六月九日夜，我們帶着勝利的微笑，通過新奉公路，尖兵部隊又展開了一個「反伏擊」戰，搶上山頭，把鬼子打敗了，鬼子掉下河去死了很多，我們先頭部隊只傷了一個弟兄。

六月十一日，我們向去年三月廿八在新昌作戰殺身成仁的同志們致祭，那裏樹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這樣一段事蹟：

「卅二年三月念八日，我們軍××部隊與來犯之敵在嵊新境一帶，展開血戰，殺敵致果，實開我浙東勝利先河，足使頑敵退，諸將陣亡烈士官員、禮葬於石板坂之陽，晃焚埋於青劍塢，使後人知『青山忠骨，萬古長芳』。」

我們面對這個石塔，展開了笑臉，人誰不死，死去的人能在歷史上，該是多麼光榮的事啊！同志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一定要踏着同志們的血跡前進。

現在；我再計算一下，從去年三月廿八殺至此刻止，「悍軍」一財給我們禮物的確不算少了，足夠我們組成一個強力的分隊，爲感謝悍軍的盛情，我們打算成立一個戰利品神兵分隊哩！

註一：「自來得」即德造廿發手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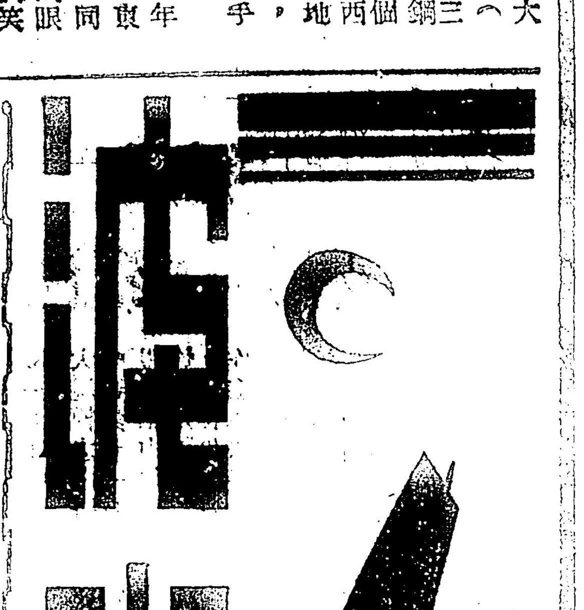
註二：「[illegible]」是廣東話，大約是看[illegible]的意思。

敵俘高砂富

這次在東林戰役被我俘獲的敵兵高砂富，已於日前解抵浙東×地，記者特往訪問，茲誌經過如下：

敵兵高砂富，台灣人，高個子，因倔強的緣故，右肩上曾吃了一刺刀，今年二十三歲，商業學校畢業，他自己說是一等機槍手，這次鬼子的向某部襲擊，事先已費了半個月的籌備，而且還調動了，餘姚，寧波的兵力。他說：『中國強起來了，這次我們眞吃虧』！是的，鬼子化了這樣大的氣力，而戰績如此，這怎能不引起悲哀呢？

他有三個兄弟，三個姐妹，還有老父老母，當記者問起了他家中經濟狀況時，觸動了他的鄉思，高砂富哭了，眼淚不住地滴下來，以後他問青中學生們：『你們政府對俘虜怎麼樣』？當青中學生回答他『優待』兩字的時候，高砂富又顯得很高興了，他用筆塗着這幾個字：『快快結束戰爭』——而且不只一次。（朱明）



新第一六七期

宗教改革家

——眞誠英雄的敎士

杏村

宇宙是無極的，不論那一種假設或理論，不論怎樣的擴大，決不能把牠包羅淨盡的；他既擴大了些；祖先以爲可信的，他就以爲不可信了，以爲是虛假的了。

一個人祇要是反抗虛僞，他就能結合着一切信仰眞理的人。而祇信諱言的人們決沒有結合的可能。這種人的心都早已死寂了，就是他對事物已失去了同情的能力——不然他們就該信仰眞實，不信諱言了。當但丁歌唱的時代過去了後，基督教剩下了容殼，敎皇成了虛僞。於是，信仰變成了無定，實生活也變成了不健全，各處遇了錯誤，乖張與災厄。罪孽越聚越多，漸漸地不可支撐了，於是就像火山般爆炸開來，以致一時間無法收拾，這種時代中眞誠的先知——宗敎改革家就挺身而出，試想超渡人類。

眞誠的敎士用一種不可遏制的無限熱情去反對「偶像崇拜」，反抗「虛僞」與「類似」，領着人類同返到「眞理」和「實在」。敎皇是什麼？不是誠布牟皮的一種虛榮的模擬嗎？理想是什麼？不就是只配去淺水的泥沼的娃娃嗎？人生是一個眞實，決不是虛謊，一個的世界一更不能以「模擬」爲基，該立在眞實的上面。

先知要把瘋狂和黑暗驅逐出人生之外。虛僞和罪惡燃旺了高貴公正的怒火。這時代中的先知——宗敎改革家勢不能再和承平時的敎士們一樣祇領導着人們做些寧靜而忠實的工作，他是在強烈的破裂時期中做着勇猛的戰鬥。好像一七六一年「七年戰爭」中的俄國士兵，他們走進了史維特尼茲的壕溝里，用自己的屍身填平了路，好讓後者亦不沾腳地走過去，獲得榮譽。一個人不把「怕懼」一踹在腳底下，他的行爲總是奴性的。對於眞誠的人，勇敢是不可缺的品性。

但是，眞的勇，又不是什麼「兇」，眞的「兇」一定蘊含着正當的容忍。正當的容忍：他能辨別什麼是緊要的，什麼是不緊要的；那不緊要的就放任牠自然變化去。這是容忍中高貴的節制；那在不能容忍的時候，憤怒中也含着公正。

但是，我們決不是爲容忍而來的！我們的來，爲的是抗拒，爲的是征服，是更美的眞實。當虛僞，盜賊，邪惡沾附着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是假的，不可容忍！接着就湧着神聖的犁鏟把這些斬草除根。

平靜的虛僞不是「秩序」；祇是紊亂的總和。惟有眞理才是「秩序」。英雄的敎士就想把人類從虛僞的紊亂中，領到「秩序」中，他把自己的「主牌」折在苦役，從雖與牢門中。他改變了人類日後生活的途徑。

我們常常公正地給目前「新」所生的不可缺之幸福估着價，而偏拙地抹煞了「舊」的，「舊」現在雖不眞，在當時却是眞的。「宗教改革」就是這樣，在今日科學的天稱上雖已稱不出牠的重量，但當時偉大的眞誠是不可抹煞的，這些英雄實在值得頌揚和崇拜。

嘉萊爾在這一次講演中提出二位高尙的眞誠英雄的敎士作爲代表：一是創耶穌敎的馬丁路德，一是清教的腦克斯。

△△　△△

海外文訊

蘇聯劇院隨紅軍底向東挺進，也各返回原城。在烏克蘭境內已有劇院四十四家重在原址開幕。第一流演員仍在最前綫爲勇士演劇。最近前方演出的劇目中有『十九世紀農民暴動』，『威廉退爾』，『克姆林宮鐘聲』以及『列寧生活』等。

愛情

金聲

據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許多論戀愛哲學的書上，也說過：「人生要求快樂，快樂要談戀愛，孩子是愛情的結晶。」這話是眞理？我說：這是一種沒有眞理的眞理。假使秦始皇再生，我願再來一次焚書坑儒，咸陽一放火，把那些戀愛哲學都一一燒燬。

半生的歲月，我都在愛情的苦惱中過去。如果『戀愛能充實自己的生活』這話是詩人說的，那末世間再也沒有比詩人更幻覺更無聊的了。快樂並沒有在我的面前現過一綫，便悄悄帶來了孩子的果實。我『求快樂』比作徐福入海求神仙是很恰當的，始終我們不知道他掛一葉風帆從那里歸來，留下的卻是三島上五百童男童女所傳下來的禍祟，誰能担保近衛文麿之類不是童男童女愛情的結晶的後裔。

在這里，並不想爲烽烽是偉人還是禍水辯護，因爲我愛上了唐詩裏有一句：『綠葉成蔭子滿枝』，我也就愛上了烽烽，像枝葉陰護樹梢那纍纍的果實。

綠色的海

徵明

春天——
曾經被冰雪凍結着的原野復活了
你看
在無數災難和痛苦的烘炙里
我們遼闊的江南的原野
也在寂寞的笑啦……

早晨
沐着金黃色的暖烘烘的陽光
我奔跑着
打起響亮的口哨
向着原野走去
陽光在擁抱着原野
陽光在孕育着原野啊……

田疇接連着田疇
田疇伸展着
伸展到那渺茫的遠方……
深沈的綠色
寬闊的綠色
就像一個浩渺的綠色的海啊
……

我愛着原野
因爲我愛着綠色的海
它是蘊藏了我太多的
心底的懷念和記憶的……

在春天的原野上
我看到了春天紅色的花朵
開遍了整個的山野……
我嗅到了故鄉的泥土的氣息
懷着誠虔的希冀……

我也承受了原野的
艱苦而崇高底戰鬥的啓示
啊……
（是的，
我們遼闊的原野的笑
是那麼寂寞和單調呀……）

祝福妳呵！
遼闊的江南的原野
你是會變得更美麗的……
你也不再寂寞的笑啦
因爲，
你英勇的江南的兒女
爲了保衛他們綠色的搖籃
將組成雄壯的鋼鐵的洪流
在你的面前
愉快的走向戰鬥的遠方……

散文

管林

這里要說的是一件極其平淡，不足奇的事情，在鄉間每個人都會遭遇到也隨手會忘記去的。

有一段長長的日子，我閒居在鄉下，我居住的村落，三面圍山，一面對着海，距離我們所喊的城里有五十里路遠，那村落有海的明淨和山的葱綠，那城子則具備有小小的塔，熱鬧的市日，古老的石牌坊，凡是一個小山城應該有的裝綴，它都具有，從鄉間上城里去的路，是沿着一條海港走的，坐落在海港尾巴上的是一個市鎮，從這市鎮再進去二十里——雖則你很早就望見城邊山上的塔——才到達那[illegible]黑的城門。

我記不起有那一片回憶能比這些日子更多的美愉悅，也給我更多的不安了——從春天到夏天，我走在田野里呼吸植物生長和泥土被太陽曬暖的氣息，在午後，相約野孩子進山谷去，睡在竹蔭里看碎細的枝影搖着搖着，清冽的鳥聲在那静得使你忘卻思想的山與山間響應着，傍晚的時候騎着車子去拜訪海，在那里一個小小的短短的市街上，我時常可以帶回來幾封信和一些報紙——這是我安排在一日間的最後的一個期待，也是唯一聯繫着我和外界的一根繩子。我熟悉了每條通向沒有人走的山腳的小徑，我熟悉了那條打從村前唱着歌流入海的小溪，熟悉了四周山頭的肥瘦，和那藍色的天空，有時在山頂的樹梢上它掛起了一絲雾片的白雲，我荒廢了那麼多日子，沒有作什麼事情，我白天遊蕩在自然的懷抱里，夜晚在燈下寫着青色沒有成熟的詩篇，做着孩子金色的夢，然後當我厭倦了這一些以後，我要在我那居住在城里的姊姊騎着車子進城來了，在那里我可以得到一個姊姊和幾乎是死去了的母親的溫情，在那里我可以從那沒有人過問的圖書館里，讀到幾本蓋滿滿灰塵的不十分相稱的書冊，而且在那里我還熟習了一羣年紀和性情相合的伙伴，一同去游泳，一同去散步，一同彼此拜訪，談話，吃東西。在我姊姊那乾淨光滑的天井里，我們時常有一頓舒適的晚餐。

當我從鄉間到城里去，或者從城里回鄉間來，當我的車子沿着蛇一樣的石子路，穿過路廊，爬過高坡，落向田岸，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幾乎是在遊閱着一個個村莊，一座座小橋，一個彎一個彎的田洋。一隻路邊的牛，一座開露天的磨坊，一所破廟，引起我新鮮的想像，美麗的圖案。我用口哨來代替唱歌，整個靈魂像車子一樣地飛行着，迎面吹拂的風，明亮的太陽，廣闊的田野，呀！我贊美這世界是多麼年青，多麼明麗啊！（上）